

引子 “杭州中小学有春秋假？”2018年从外省考入浙江大学，在杭州生活了近7年的朱梓荧第一次听说这个假期时，颇感新奇，“杭州的孩子真幸福。”

“很多地方还没有春秋假？”26岁的杭

州姑娘富乐宁也很意外，“我还以为这是全国中小学生都有的假。”

杭州人习以为常的这个假期始于2004年。

前不久，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提振消费

专项行动方案》提出，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。”

3月下旬，广东省广州市玉岩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开展了首次春假研学活动；清明节后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4个县

市，给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放春假……

有了寒暑假，为啥还要放春秋假？学生们怎么度过这个假期？中小学春秋假，如何放得好推得开？近日，记者走进杭州、恩施、广州寻找答案。

## ①人民眼·中小学春秋假

记者走进浙江杭州、湖北恩施、广东广州探访

# 中小学春秋假，如何放得好推得开？

本报记者 杨彦 王云娜 刘军国 强郁文

## 快乐度假

放松身心，收获成长体验

4月27日，天蒙蒙亮，杭州萧山区江南小学三年级学生陈可唯被妈妈叫醒，赶往机场，开启一周的旅行。

这一天，是萧山区2025年中小学春假第一天，加上“五一”假期，能连休9天。陈可唯和妈妈先去了四川4天，再回浙江温州老家3天，之后返回杭州。

“第一天，来一场熊猫主题的City-walk；第二天，参观都江堰；第三天，去大熊猫繁育基地看熊猫宝宝；第四天，到三星堆博物馆领略文物之美……”这份与妈妈一起制订的出游计划，周密又有趣，让陈可唯充满期待。

这不是陈可唯第一次旅行。此前，她还利用春秋假时间，和爸爸妈妈到过北京、南京等地，看到了语文课本里描绘的天安门，走进了课外书中提到的雨花台。

近年来，杭州市中小学春假多安排在4月底，与“五一”假期连休；秋假则多安排在9月底，与国庆假期衔接。

“春天春暖花开，秋天秋高气爽，加上能与其他地方形成错峰，所以杭州很多家长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出去旅游。”杭州市教育局总督学孔永国说，近几年随着出游人数激增，为了抢到高铁票，有的家长“连续几天睡不好”，还有的家长采取“迂回战术”，从上海、苏州等地订票。

所言非虚。4月中旬，当地媒体便有多篇反映杭州家长制订各种攻略，展开“抢票大战”的报道。4月25日，记者从铁路12306购票系统查看，27日杭州至北京、广州等热门城市的多个车次，均显示票已售罄。

这个引爆部分市民旅游热情、在杭州延续了20多年的假期，是怎么出炉的？

孔永国说，2004年，他在一所高中当老师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专门打电话问了时任市教育局局长。对方告诉他，“一是为了减负，在学期过半时，给予学生一段休整时间，缓解过重课业负担带来的身心压力；二是增长见识，让学生有机会‘行万里路’，领略祖国山川之美；三是增进亲子关系。”

当年3月，杭州市教育局印发《关于调整中小学假期和作息时间的意见》，提出“在每学年总教学时间不变的前提下，将传统的一学年两学期两假期改为一学年两学期四假期制，实行春假、暑假、秋假和寒假”。

“当时的文件规定，春假时间为5月1日前后的两周，秋假时间为11月的第一周。”孔永国介绍，后来根据各方反馈，逐渐调整并固定为如今的安排。

错峰出行、亲近自然、放松身心、拓宽视野……在杭州、恩施、广州3地采访，这些词被反复提及。

打开广州市玉岩中学微信公众号，下滑手机屏幕至3月30日，一篇题为《玉岩春假第七站：长隆海洋王国，边尖叫、边学习！海洋世界也是快乐教室！》的文章映入眼帘。从这一天往前至3月26日，每天都有图文并茂的春假活动报道。点击进去，一张张笑脸青春洋溢。

那5天，玉岩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度过了人生中的首个春假：学校向黄埔区教育局报备后，经学生自主选择，310人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，前往中山、珠海；另有40余人选择与父母出行。



## 是否放假 实事求是，没有“一刀切”

同属于恩施州，建始县今年没有放假。

作为建始县教育局教育股负责人，付大甫清楚地记得，3月中旬，就放不放春假这件事，局长安排他们做了一次调研。

“我们在部分师生和家长中进行了调研，老师和学生基本上愿意，但大部分家长不愿意，反对的声音比较大。”付大甫回忆。

记者在建始县采访了几位家长，他们对放春假，大都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——

建始县实验小学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孔平说，放春假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我也赞成孩子要快乐学习。但自己和爱人工作都忙，请假陪孩子的可能性小，孩子放假也就在家玩玩手机、看看电视，起不到春假应有的效果；

建始县民族实验初中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王建，两口子都忙生意，既担心孩子放假耽误学习，又担心孩子的安全出问题，“放了假就喜欢骑车到处跑，有一回还摔了跤。”另一名学生家长刘露更是直言不讳，“恨不得每天24小时，小孩能有16个小时在学校。”但他们同时也认为，“放假的好处也是有的，孩子可以缓解焦虑。”

.....

与家长们的矛盾纠结不同，老师们对于春假的态度，普遍立场鲜明：期待、欢迎！

建始县实验小学老师刘均碧说，学校取代不了家庭的作用，学校活动也替代不了大自然的美好，“何况，春秋假是为孩子的假期，难道不应该多听听他们的声音？”

印贤文说，广州四季温暖湿润，草木常青，他给学生上语文课讲解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时，很多学生理解不了，“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小草在冬季枯萎，

又在初春刚刚钻出地面的模样。”

其实，早在2013年2月，国办印发的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（2013—2020年）》就已提出，“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”。此后，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发布的《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》等，均重申了相关要求。

文件多次鼓励，为何实施的地方仍不多？

记者观察到，相较于家长和师生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考量的因素更加复杂。

作为一个山区农业县，截至2024年底，建始县户籍人口49.42万，其中乡村人口36.67万。“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。据民政部门统计，目前在我们县，父母双双外出的留守儿童共有2300多人。”付大甫说，如果放假，如何安排好这个群体，也是教育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张平坦言，利川放春假期间，他最担心的是学生安全：“不是法定假日，一旦出现安全问题，家长会不会责怪学校和教育部门？”

前不久，在人民网“领导留言板”，一名网友建议深圳市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。深圳市教育局在回复中，除了表示因为家长没有配套相应的假期，可能导致学生无人看管，或将学生推向社会培训机构，增加家长经济负担等问题外，还指出：在推进课程改革、转变人才培养方式的大背景下，开展科学教育、体育、心理健康、劳动教育、社会实践等课程教学需要大量课时，如果再增设假期，很难完成新课标要求的教学任务。

“每有新鲜事物出现，必然存在观念碰撞，这些顾虑、担心都很自然。”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表示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，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不必强求，不妨多一点耐心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内生动力生发。

恩施州教育局副局长周文忠介绍，恩施市是恩施州内最早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地方，2014年，该市就开始在义务教育学校尝试放春假。“恩施市茶叶产业发展得好，清明前后恰是茶叶开采的忙碌季节。借鉴以前放农忙假的传统，让学生在这期间开展以劳动教育为主的实践活动。”周文忠说，因假期设置契合地方实际，反响较好。

2017年，在总结恩施市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恩施州教育局印发通知，决定在全州义务教育学校放春假和秋假，每次时长2至3天，原则上与法定节假日或双休日衔接。

“但我们没有‘一刀切’，放不放假，交给各县市自主确定。”周文忠说。

今年，恩施州8个县市中，有恩施、利川、宣恩、咸丰4个县市的所有义务教育学校，以及鹤峰县的部分学校放了春假；建始、巴东、来凤3县未放假。

在杭州，同样没有“一刀切”，目前有10个城区设置了春秋假，3个县市暂时未设置。

“教育局发文是面向全市范围，但最开始实施的只有主城区，后来

萧山、余杭、富阳等区加入进来。”孔永国认为，20年前的城市化程度和20年后不一样，山区县市和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不一样，“我们还是要考虑具体条件，实事求是。”

## 协同保障

贯通服务，不是一放了之

萧山区中小学春秋假是从2023年秋季开始的。

为何在杭州市发文实施中小学春秋假近20年后，萧山区才开始实施？

“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提速；二是杭州亚运会举办的契机；三是托管服务等保障措施的完善。”萧山区教育局团工委书记郎露寅表示，过去，萧山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，农村家庭多、务工人员多，增设中小学春秋假，可能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困扰。

“现在，家长为什么对春秋假的接受度高？是因为‘大后方’保障得好。”郎露寅说，2023年秋假期间，萧山区为204名学生提供了托管服务；到2024年春假、秋假，这一人数分别增至1087人、1123人。

不只是萧山区。

4月27日，走进位于上城区的杭州春芽实验学校，书法教室里墨香浓郁，孩子们正跟着老师练习书写横撇捺捺；榫卯木坊中，孩子们化身“小匠人”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亲手绘制、组装风筝……

今年3月，杭州市教育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春秋假实施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对于春秋假期间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部分家庭，各地要参照暑期托管具体要求和成熟做法，提供春秋假托管服务”“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”。

上城区综合地理位置、特色课程等因素，选择了5所学校作为集中托管点，从4月27日至30日，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，提供托管服务。杭州春芽实验学校是其中一所。

“这4天，我们每天一个主题，包括传统文化体验、传承科学家精神、运动节和参观红色场馆等。”杭州春芽实验学校校长胡旭东告诉记者，除了每人每天收取20元午餐费外，不再收取其他费用，“报名参加的学生共114人，涉及上城区28所学校。”

市民陈其把家里两个孩子都送了过来。两个男孩，一个六年级，一个三年级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。以前每次放



假期，他和爱人就暗自发愁——他工作忙走不开，爱人是幼儿园老师，也不能回娘家。因此，前几年，他们要么把孩子交给外公外婆照看，要么送到浙江金华的爷爷奶奶家。

“老人管孩子，难免溺爱，所以假期里的生活安排总是不大理想，但也没办法。”陈其说，今年听说学校提供托管服务，立马决定给孩子报名，“解了我们的大难题。”



春秋假，孩子倒是欢呼雀跃，他和爱人就暗自发愁——他工作忙走不开，爱人是幼儿园老师，也不能回娘家。因此，前几年，他们要么把孩子交给外公外婆照看，要么送到浙江金华的爷爷奶奶家。

“老人管孩子，难免溺爱，所以假期里的生活安排总是不大理想，但也没办法。”陈其说，今年听说学校提供托管服务，立马决定给孩子报名，“解了我们的大难题。”

拿起手机，搜索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公众号，进入“淘活动”平台，输入“春假”二字，上城区教育局义务教育科长程艳给记者展示：除了5个集中托管点，还有区内其他学校举办的各类免费“玩转春假”活动，以及一些机构开展的收费活动。

“多层次、多种形式的服务和活动，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。”程艳说，今年春假，5个集中托管点共接收了约500名学生。

在雷万鹏看来，实施好中小学春秋假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家校社的协同配合，以及多个部门、多项制度的贯通衔接。

比如，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。采访中，受访者普遍认为，家长的放假时间不匹配，是中小学春秋假推行的最大阻碍。在恩施州委组织部专门出台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文件，将中小学春秋假与清明节、劳动节等并列，鼓励和支持干部职工结合这些节假日轮流休假。在杭州，由于推行时间长，中小学春秋假已成为当地约定俗成的假日，家长们会早早规划，单位也大多允许有适龄孩子的职工休假。“有的家长还想出了‘互助’旅游的办法，比如你今年休假，我不能休，你帮我孩子带出去。明年再反过来。”孔永国说。

又比如，中小学春秋假质的提升。早在2004年，杭州市教育局便提出春秋假应由学生自主支配，不得给学生集体补课和变相补课。广州市玉岩中学明确规定，5天假期不补课、不调休、零作业，“不写作文、不办手抄报，放假就要有个放假的样子。”程艳说，这当中也存在学校、家长教育观念转变的问题，“健康、友谊、快乐，这些与学习同等重要。”

再比如，各地各部门的协同配合。恩施州教育局下发的通知中提到，各地要争取公安交通部门支持，保障放春假或秋假时，学生集中放学、上学的路途安全。有杭州市民认为，目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“购票难”问题，从错峰旅行的角度，各地春秋假时间安排不宜过度趋同。雷万鹏建议，中小学春秋假由地方政府发文推动，更好形成合力。

“政府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各方携手，协同解决配套政策、教育观念、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，中小学春秋假才能真正放得好、推得开。”雷万鹏说。

图①：杭州春芽实验学校老师指导春假托管学生练习书法。

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

图②：春假里，恩施州利川市一名中学生带着弟弟体验采茶。

利川市委宣传部供图

图③：广州市玉岩中学学生在珠海太空中心开展春假研学活动。

广州市玉岩中学供图

图④：今年春假期间，杭州家长带孩子在海南三亚游玩。

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供图

本版责编：孙振 戴林峰

刘雨瑞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